

1

辽宁某市京剧团一次演出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当演到第六场《打进匪窟》时，座山雕接连用黑话盘问杨子荣。“天王盖地虎”，“宝塔镇河妖”，说到这里还是很正常的，可下面出错啦。

座山雕说：“脸黄什么？”杨子荣一听不对了，座山雕说错台词了，应该是“脸红什么”。不过自己也要往下接词呀，杨子荣只好按剧本说：“防冷涂的蜡。”接下来座山雕又说：“怎么又黄了？”杨子荣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说：“又涂了一层蜡。”

正确台词是：“脸红什么？”“精神焕发。”“怎么又黄了？”“防冷涂的蜡。”

2

《智取威虎山》中，杨子荣与座山雕大堂比枪法。本来，这边开枪，那边有两个专门的职员，枪一举，音响做出枪响声音，灯光一按电钮，熄灭一盏灯。那天因为人手不够，由一个人顶着，结果这位职员老是沉浸在刚才“又涂一层蜡”上面啦，笑得直不起腰来，越想越乐，哈哈，涂了两层蜡……这边座山雕枪一举……没声，灯也没灭，座山雕没办法，自言自语：“忘了上子弹，上子弹，这回该响了。”也为了提醒那位。一举手，还是没响，那位还没回过神来。座山雕纳闷地自言自语：“怎么回事啊，枪有问题，卡壳了？”一边说，一边拿着枪研究，一边大声喊：“怎么回事啊！”这时候，那位终于回过神来了。“啪！”座山雕正将枪口对着自己研究着哪……把自己“打死”

样板戏的笑话

◎耶俞

在台上了。

3

“文革”时，四川农村移植《沙家浜》。刁德一旁敲侧击阿庆嫂有段唱：“适才听得司令讲，阿庆嫂真是有胆量，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。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。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，焉能够舍己救人你不慌张？”

演员一紧张，张口来了句“适才听得司令说”，麻烦了，原来押的是江阳辙，这下子改成梭波辙了。还好演员经验老到，顺着唱了下去：“适才听得司令说……阿庆嫂……真是好家伙。我佩服你沉着机灵办法多，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活。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脑壳，焉能够舍己救人你不哆嗦？”农村人演大戏，文化水平、专业素质、舞台条件都很差，自然要闹出不少笑话。好在看戏的都是老百姓，图的是个热闹，随便应付过去就是了，哈哈一笑，无人计较。

4

据说沈阳军区京剧团一次在沈阳市演出京剧《红灯记》，《红灯记》原版是鸠山在台上焦急地等着审讯李玉和的结果，一宪兵上来：“报告：李玉和他宁死不讲！”鸠山喝道：“把他



给我带上来！”接着，鸠山亲自审讯，李玉和智斗鸠山。

轮到饰演日本宪兵的演员上场了，他正晕晕乎乎地走神呢。导演一催，他便慌慌张张跑上去，喊道：“报告：李玉和他招了！”演鸠山那位一怔，他招了让我怎么接下来演啊？脑瓜一转，怒吼一声：“招了？大大的不可能！肯定假口供的干活，再去问问！”

5

演《白毛女》，杨白劳居然忘带红头绳上场，唱着唱着才有所发觉，于是他斗胆将原唱词“扯上了二尺红头绳，我给喜儿扎起来”篡改为“丢了二尺红头绳，我去路上找回来”，唱罢，即下场又复上场，观众笑得直不起腰。

6

《沙家浜》演到第五场《坚持》的末尾，经受了暴风雨洗礼



酸秀才开店

◎焕贞

有个落第的王秀才，科举不中，就想弃文从商。他听说田记米铺的田老板是生意场上的把好手，便乔装成乞丐来到米铺前，想来学学人家做买卖的能耐。这时，一个人进米铺，开口就道：“田掌柜，你这秤是不是有问题啊！”田掌柜迎上前来：“苗大哥，勿要多言，你我本是一家嘛！”王秀才心里好笑，定是他在秤上做了手脚，倒要看他如何应对。只听田掌柜道：“苗大哥，除去田头草，你我是一家，来，这些钱你拿着，回去买只鸡补补身体。”那姓苗的千恩万谢地出来了。

不久，王秀才也开了自己的米店，在秤上大做手脚。这天，两个客人进得店来，王秀才笑脸相迎：“请问二位贵姓？”其中一人道：“我姓马。”王秀才一听，失

声惊道：“哎呀，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啊！”那人道：“老板也姓马？”王秀才道：“不，我姓王。”来人感到很奇怪，王秀才在桌上用茶水写了个“馬”，道：“砍去你的蹄，扒了你的皮，咱俩不是一家了吗？”来人阴着脸冷笑道：“我们今天是来买精米的，请给我来上十两，看看成色。”

王掌柜有点不乐意了，本以为来了大客户，怎么只要十两？待米到手，马先生的脸色一变，对王掌柜说：“这位是本县知县，我是马师爷，衙里接到举报，说你这里缺斤短两坑害百姓，今日一见，就知你必非善类，果然是扒皮店！”话未说完，王掌柜已是汗如雨下。这时，他忽然想起县令姓金，于是讨好地对县令说：“大人，咱俩五百年前是一家，放过小人吧！”金

县令道：“我姓金，你姓王，怎么会是一家？”王秀才说：“揭了你的皮，抠了你的心，咱俩不就是一家了吗？”金县令气得胡子都竖起来了：“好你个奸商，果然是扒皮抠心店，来人哪，绑了！”从外面冲进来几个衙役，把王秀才绑上了。

大堂之上，金县令先赏他四十大板。两个衙役左右站好，正要开打，王秀才伸手把两根杀威棒抓住了，他想拉个垫背的，就把田掌柜秤有问题的事吐露出来。金县令又好气又好笑：“好你个迂腐的酸秀才，田掌柜诚信为本，人家的秤是见穷人多一两，是仁义之秤，你只学皮毛，还敢诬告，来呀，再加四十大板！”

王秀才一听，瘫软在地上，叹气道：“田掌柜啊田掌柜，你可把我这个本家坑苦喽。”金县令道：“你姓王，他姓田，乱攀什么亲戚？”王秀才把手里的杀威棒一举：“我原本姓王，现在左手一根棍，右手一根棍，不也是个‘田’字吗？”

摘自《能人和傻子的故事》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/王建峰

的“18棵青松”，终于威武傲然地屹立在“泰山顶上”——“八千里风暴吹不倒，九千个雷霆也难轰！”按原剧情，“坚持”至此，大幕该闭合了。否则，这叠罗汉般的人物造型老“坚持”不散，那是神仙也难以支撑的。

不知何故，偏偏在这个不该再“坚持”的时刻，大幕却死死“坚持”不散！任凭司幕者由一人添至四人，再添上“刁小

三”“刁德一”和“胡传魁”等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一拉再拉，它都“岿然不动”！这下子真苦煞了“18棵青松”，尤其是那些压在底层“铺垫”的“青松”，一个个牙根紧咬，死撑硬顶，继而气喘吁吁，手脚发抖，以致整座“英雄群雕”摇摇欲坠了！万一这时散架崩塌，其政治后果不堪设想，至少是“18棵青松”统统都要受批判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指导员郭建光不愧是“第一号英雄人物”，他面对受压的“青松”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拔枪一挥，吼出一句原本未有的台词：“撤——”

几乎同时，“18棵青松”应声解体，跳的跳，跌的跌，跌跌撞撞，一片混乱……台下的观众则轰然大笑，整个剧场回响起一声声的“撤——”“撤——”。

王亦然摘自《老年教育》2014年第8期